

重庆大地的百科全书

——读黄兴邦散文集《重庆随笔》有感

□ 倪红艳

与黄兴邦老师只有一面之缘。他来忠县调研,赠了我一本书——《重庆随笔》。作为重庆的著名作家和曾经的《重庆文学》《红岩》编辑,他著作颇丰,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《明玉珍》,出版了散文集《本草物语》和诗集《乐府采诗官》等。如今我再读他的书,他已离我们而去(2023年6月,他因病离世)。

《重庆随笔》一书,闲散、随意,却也无比丰富。它像重庆大地的史书,像重庆的百科全书,又像与友人闲谈的平常记录。这本书内容厚重而深邃,作者却写得风轻云淡,不着痕迹,正如书的名字一样简而巧。

我想作者黄兴邦老师应该是走遍了重庆的山山水水,读透了重庆的人文历史,也钟爱着重庆,才能这样信手拈来写出一篇又一篇美文。

他写得风轻云淡,我读得随心所欲。我在这本书里看传说看典故,看文史看地理,看山水看古迹,看民俗看童趣,看社会看人性……书膨胀着,我的大脑也膨胀着。

读这本书,就会学到无穷的知识。必是从人类的起源说起,从史前文明说起。说巫山,从《山海经》而来。我认识了“巫”,并打翻了我对“巫”诡异的偏见。原来“巫”就是人神之间的沟通者,是唱歌跳舞以愉悦鬼神并迎接他们走进原始部落的人间使者。我也认识了远古社会的第一位

巫,巫咸。写夔门,我认识了《山海经》里的“夔”,其状如牛,苍身而无角,一足。我也认识了《国语》里的“夔”,人面猴身,能言,乃山精也。而夔门,却因夔门之内实实在在存在过一个夔子国而得名。在白帝城,刘备托孤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,李严与诸葛亮的故事也讲开了去。神女峰,神女与大禹治水有关,也与郎情妾意有关。神女,在老百姓心中一定是神圣的。在夜郎国,“夜郎自大”的俗语在作者笔下却有了不一样的解读:以夜郎国22个小国的加盟、辽阔的疆土及五百余年的历史,夜郎也有了自大的底气。

再读下去,我就看见了作者笔下具有灵性的山川河流、花草鸟兽。金佛山上的蝴蝶硕大,加拿大国家博物馆就收藏着一只单翅长达0.5米的巨蝶;血龙树树身酷似龙蛇,划破树皮淌出鲜血一样的汁液;樱花草在百花谢世的冬天宛若三月的豌豆花;“银杏皇后”已2600多岁。在曹家河沟,我认识了两类萤火虫,一类能飞,是流萤;一类不能飞,更亮丽。铁山坪的山鱼、肉桂、松树菌别具特色;长生桥的乌云参充满神奇;梨树坳的白花舌蛇草具有灵性;兔儿坪的痲子草、铁马鞭、仙桃草功效奇特;鹅岭公园的兰花,由此及彼,就引出了屈原笔下的泽兰;缙云山的蝉与众不同,夜以继日地合唱。重庆这片神奇土地上的物种,就这样一

处一处地从笔尖流淌,用文字筑成了一个浩瀚的“百草园”。

在呼归石看船,在水府宫看莲子姐姐、马儿和黑三的故事,在端午吃苋菜……浓浓的乡愁里,大重庆过去质朴而惨烈的生活就呈现出来。你看那洪水肆虐后朝天门江面上飘浮的各种残骸,你看那呼归石下艍公、船工与漩涡的决战,在险山恶水中求生存的重庆人铸就了重庆的魂。来到水府宫,生活就恬淡了下来,人们在这条河街上过着琐碎的生活。黑三妈妈在河滩洗衣服;莲子姐姐在河街踢毽子;黑三在街上吃鸭脚板、冲冲糕;马儿和黑三在河里洗澡,在泥坑边喝萝卜汤下米花糖……河街的生活在这些小人物的日常中朴素而温暖。端午的苋菜,吃的是回忆。在购粮凭粮证、买菜凭菜卡的岁月,吃着自已种的苋菜,并用苋菜招待客人,是何等美妙。如作者所述,他对苋菜的愉悦之感还在于情感因素,大抵这就是乡愁吧!其实这种情感,在《大雪小雪》《旧货摊拾趣》等文章里都充盈着,使人不由得跟着作者的文字重回过去,感受温暖。

重庆的民俗在作者笔下是生动而活泼的,并不是简单呈现。清溪河的石桅子,有远古的传说,有专家的考证,有多彩的形象,有丰富的内涵,古僚人的生活也可窥见一二。写重庆的

剪纸,通过张婆婆的故事,看见了艺术,看见了传承。这剪纸里的蝴蝶追赶、龟兔赛跑、猴子翻杠架,就形象地说出了重庆的剪纸到底是什么。猴戏,就活泼多了,一圈人、一双猴、一面锣,热闹的场面就出来了。无论是小猴的调皮,还是老猴的成熟,在耍猴人和看客的相互成全中,就演了一出精彩的猴戏。

让我震撼的,是书中所写的历史,我以为是惊涛骇浪的。辛酉较场秋点兵,书写了明末嘉宗天启元年一场腥风血雨的反叛与平叛。奢崇明叛乱,叛军盘据重庆9个月,四处剽掠,焚烧庐舍。秦良玉率领白杆兵参加平叛,一边与官场上的腐败作斗争,一边与战场上的叛军作战。叛乱虽平,却终因明王朝吏治不可救药的腐烂,重庆城遭受“义军来了杀官,官军来了杀民”的悲惨屠戮。崇祯十年的重庆,作者讲述了明末张献忠占领重庆的史实,文中官军的白色恐怖和义军的红色恐怖,都使重庆遭受蹂躏。我读的是历史,也读的是重庆的伤痛。我们不忘历史,我们热爱重庆。

一本书,简简单单;一本书,又厚重无比。一本书,漫不经心;一本书,又独具匠心。《重庆随笔》给了我以往读散文集不一样的感受,我在书里久久走不出来,我在书外久久回不过神来。

(作者单位:忠县融媒体中心)



浣溪沙·咏忠州

□ 邓红成

平湖秋涨漫云纱,江城新貌映朝霞,百里画廊是吾家。
千载忠魂融碧水,一城义胆化丹霞,人间此处品风华。
(作者系忠县作家协会会员)

蝶恋花·橘若·忠州渡

□ 成守敏

玉宇呈祥佳节度。火树银花,绚烂苍穹布。光耀星河天幕镀,橘若盛景休轻负。

簇拥人潮忠州渡。镜摄霓虹,精彩频争睹。欢语喧腾歌劲舞,国庆光顾诗词赋。

(作者系忠县农业农村委退休干部)

忠州巷子长桌宴

□ 吴宗权

老街摆起长桌宴,节日同欢喜气昂。
掌勺名厨蒸豆腐,弄锅巧手煮鱼汤。
忠州巷里聊天暖,饕餮餐中品味香。
千载古城歌盛世,民丰物阜谱华章。
(作者系忠县石宝中学退休教师)

忠县印象

□ 马道明

三峡留城三峡情,
忠义古州忠义明。
漫山柑橘酤佳酿,
无畏路遥奋楫行。

(作者系南京大学教师)

橙梦·三十载光阴的诗篇

□ 罗弟福



愿·根脉

一粒种子,在三十年前落入泥土,许下二十载不盈利的诺言。让技术如藤蔓深入土壤,选种、育苗、建园,如农人俯身叩问大地,每一步都踏准岁月的节拍。百年老店的梦想,于晨曦中破土,其每一片新叶,都镌刻着时间的誓言,悄然吐露芬芳。



创·模式

无偿的技术服务,免费的培训推广、无息的农资垫付,公益的温度在无声处延展。工厂在果树成林前便挺起脊梁;订单收购,抚平了橘农眉间的风霜。正如哈佛商业评论对派森百的定义:先公益后盈利。这并非单纯的农业变革,更是一首用生命书写的田园诗章。



变·涅槃

从千年来房前屋后的散栽,到集约化、标准化的现代果园,派森百引领着传统柑橘业的蜕变。早、中、晚熟品种的巧妙搭配,奏响四季流转的韵律。从一粒种子到一杯NFC橙汁,在派森百的历程中凝练,化作国宴上十八载的鎏金荣光。



融·共生

生态新农村在橘香中舒展画卷,文旅的脚步叩醒了沉睡的山乡。柑橘文化时空馆里,历史与未来静静对话。品牌的故事,在每一段年轮里彻响。产业链的脉络延展,满载三峡橙汁的航船越海漂洋,向五洲传递中国的甘甜芳香。



归·循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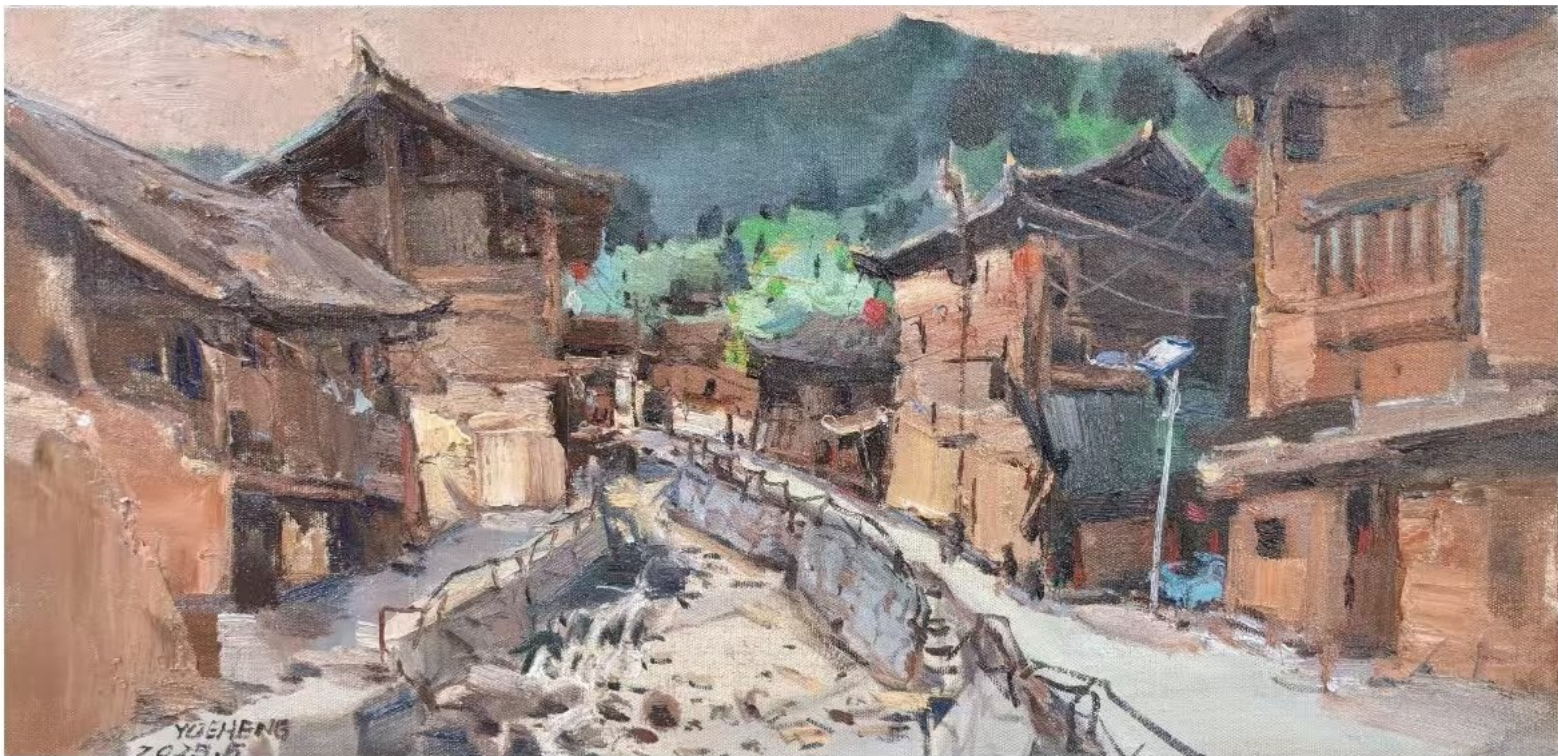
低能耗的生物发酵技术,将榨汁后的皮渣转化为肥料与饲料。匠心与科技,如同温柔的双手,为废弃之物赋予新生。将低值产能升华为高附加值的果胶、纤维素,这是对大地最深沉的回馈。在派森百“吃干榨尽”的哲学里,蕴藏着人与自然的共生共长。



景·橙香

夕阳为橘林镶上金边,三十年的坚守,沉淀为枝头如浪的硕果。当橙汁滑过舌尖,饮下的是半生耕耘的醇厚,亦是百年宏愿的甘爽。当新黎明来临之际,这抹橙香,将携着土地的记忆,汇入人类耕耘的永恒篇章。

(作者系重庆三峡建设集团派森百橙汁有限公司创始人)



（作者系忠县美术家协会主席）
毛坪苗寨
□ 余胜

授右武大夫、忠州团练使的陈思恭

——宋代遥郡忠州的忠义将

□ 袁代奎

陈思恭(1090~1131),智多谋足,英勇善战,善用兵法,恪尽职守,建炎三年(1129)官神武后军统制。这是护卫朝廷的部队,虽兵员不多,但是精锐。

1127年五月靖康之耻后,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(今河南省商丘市)宣布即位,史称“宋高宗”,改年号“建炎”。建炎三年赵构放弃中原,在扈从统制苗傅和御营右军副都统制刘正彦等人率赤心军护卫下,从应天府逃到扬州。3月26日,苗、刘发动兵变,控制了赵构,杀了康履、蓝圭、曾择三个最亲近的宦官以谢三军,

达成了由隆祐太后后来垂帘听政、策立年仅三岁的皇太子赵昀为帝的协议。消息传开,天下震动,文臣吕颐浩、张俊和武将韩世忠、刘光世等人立马起兵“勤王”从平江大举出发声讨苗、刘。陈思恭作为韩世忠军先锋,率先到达杭州城,兵不血刃解除苗、刘兵变。中兴十三战功之“太湖战役”;陈思恭跟随名将韩世忠,他在与金人作战时屡建功勋。建炎四年二月,兀术自杭州分兵至明州城还,过吴江县,三月初一,陈思恭以舟师邀击败之于太湖,金人舟乱不整,几乎擒获兀术。“嘉陈思恭太湖之功,擢陈思恭右武大夫、忠

州团练使。”官浙西宣抚使。协助张俊、岳飞解决李成叛乱。与杨沂中一同英勇作战,最后击败李成。李成字伯俊,雄州归信(今河北雄县)人,“勇力绝伦,能挽弓三百斤;能左右手抡弄两刀,所向无前”,原为盗贼首领,朝廷将其招安,授右武大夫、忠州防御使、泗州知州。他叛服无常,雄踞一方。建炎三年(1129)九月,李成起兵造反,自称“李天王”,勾结南下的金军,率三十万大军在蕲黄、江淮攻城略地,占据了江淮地区的10多个州、军,生灵涂炭,城乡俱废。成为江淮地区首屈一指的巨寇。四年12月,宋廷任命神

武右军都统制张俊为江、淮招讨使,并将王黼所统神武前军、陈思恭所统神武后军、及通泰镇抚使岳飞军,一并调归张俊节制,讨伐李成叛军。绍兴元年(1131年)5月,“诏李成罢舒蕲光黄四州镇抚命名,削夺在身官职,候获日依法施行。”五月,叛军伤亡惨重,元气大伤。李成率残部向北逃窜,投靠伪齐刘豫,再也没能反攻襄阳府。此战不仅扫除了南宋政权腹地的一大威胁,在南方站稳了脚跟,还乘胜北进,光复了淮西等州县,阻挡了金兵南下的步伐。

(作者系忠县政协退休干部)

洪武十二年

□ 李浩白

云奇闻声趋步上前:“陛下,奴婢在此。”

“你在‘百灵阁’中辨识出那个‘虎和尚’的修为究竟如何?”

“启奏陛下:一切确如净空大师、宗瀚方丈所言,此僧艺高志大、非同凡器。”

“好。你传话给拱卫司,派出最为隐秘的‘飞鸢署’细作们去查一查

这个‘虎和尚’与朝中哪些大臣还有暗底下的来往联系。”

云奇忍不住多问了一句:“陛下,您不是让青阳子前辈一直在就近监视这个‘虎和尚’吗?寒山寺里,又是净空大师在坐镇……

“那也要再查!”朱元璋低吼一声,“他在接近和影响朕的儿子们,朕不把他的底细摸个一清如水,朕怎敢放心?”

“好的,好的,奴婢遵旨。”云奇吓得就要跪下地去。

“哦,对了,青阳子的伤势现今如何了?”朱元璋忽然关切地问。

“青阳子正在拱卫司的秘境里养伤,还未彻底康复。”

朱元璋冷笑了几声:“这一次胡

惟庸在幕后真是请出了高人啊!居然连朕的儿子都要追杀暗害!”

“臣等一定竭力保卫太子、燕王。”云奇郑重禀道,“拱卫司已经出动‘卧龙署’的大内高手入驻太子、燕王等身边。”

朱元璋转过身形,朝殿门口缓缓步去:“还是回到释道衍这个问题上来。朕猜想应该还有其他的臣子和他这个‘虎和尚’暗中联系,谋划着另立门户、自成一派……难道当年铁板一块的‘浙东派’就那么心甘情愿地把他这样一个后起之秀白白闲置?大学士宋濂、太常卿张羽、江西布政使徐资他们这些‘浙东派’头面人物就真的一次也没和这个释道衍联系过?”

(未完待续)